

长篇小说

江苏省作家协会2013重点扶持项目

齿白唇红

薛友津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薛友津 著

齿白唇红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齿白唇红 / 薛友津著. --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302-36296-8

I. ①齿… II. ①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78508号

责任编辑：张莹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刘海龙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北京密云胶印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8mm×210mm 印 张：12.625 字 数：29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产品编号：058020-01

序

生命之花瑰丽

范小青

我和薛友津认识的时间不算短了，但是接触的机会不算多，大多是在某些会议上，互相见了面，问个好，简单地聊几句最近写了什么或者打算写什么之类的文学话题，没有很深的交往。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的交往方式太过简单和淡漠，其实，从我内心的理解，文友与文友之间，就应该是这样的关系，因为更深层次的相互了解、相互认识、相互熟悉，一直都是在天长日久年年岁岁中进行着的，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从对方的作品中，从对方的工作、写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不断地积累着相互的印象，那一定是会越积越重的。

所以，虽然见面的次数不多，但一旦见着了，却不会有丝毫的陌生和疏离的感觉，就像是多年的老友，都会各自的心头挂着，我想，这应该是文学的魅力和力量。

所以，对于薛友津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写作方面的一些信息，我是时时关注着的，记得在去年省作协重点作品扶持的评审会上，因为申报者众多，竞争是比较激烈的，但是讨论到薛友津的这部长篇小说《齿白唇红》的时候，评委们都比较看好，看法也比较一致，一方面是对他过去三十年创作成就的了解、认同和肯定，同时，更是对他的这部即将开始创作的新的长篇小说的信心和厚望。

薛友津果然不负众望，没到一年时间，他已经完成了《齿白唇红》的写作，这部二十多万字的作品，现在就已经搁在我的书



桌上了。

阅读《齿白唇红》的第一个印象，一如一直以来对薛友津作品的整体印象，两个字：厚重。

这个厚重，是接地气的厚重，是滋润丰富的厚重，是有质量的厚重。厚重两个字，在这部小说中显得尤为突出，由此我忽然想到，虽然薛友津似乎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写出这部长篇，但是，他的酝酿的过程，他的积累的过程，他的构思谋篇的过程，似乎都不应该是以时间来计算，而应该用他的全部的对于文学、对于生命的热爱来衡量的。

厚重来自于熟悉。薛友津选择的这个题材以及小说中的许多素材，薛友津都了如指掌，运用自如，我不太清楚他有没有在地方的小剧团或者戏班子里待过，但是看得出来，至少他是非常熟悉这个特殊群体的，更是非常爱这个特殊群体的，他自己的爱恨情仇，无不体现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或者他跟着小说中的人物在喜怒哀乐，或者是小说中的人物跟着他在喜怒哀乐，总之，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是一体的、不分离的。

阅读的第二个印象是复杂。

《齿白唇红》人物众多，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在当前许多人都愿意把长篇写得很短甚至很水的风气之下，《齿白唇红》所显现出来的复杂性确实令人刮目相看。因为时间跨度比较长，写了三十年的事情，至少有两代以上的人物组合成了许许多多的矛盾和关系，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纠葛，在浅阅读、浅写作的时代，薛友津是挑战了一个新的难度。但是看得出来，作者一点也不怕复杂，他把复杂写得丝丝入扣、津津有味。在阅读中，不难看出作者的自信和能力，由于时间跨度带来的写作难度，作

者掌控得十分稳妥，处理得十分得当。

第三个印象：情节。

毫无疑问《齿白唇红》是一部情节紧凑的长篇小说，这也是这部小说复杂却不让人觉得繁复琐碎的重要原因，小说的情节既合情合理，又有许多出人意料之处，既充分展示出文学的质地和特色，同时也具备了影视作品的一些要素。

《齿白唇红》是一部具有浓郁悲情的作品，但是悲剧没有让人沉沦，让人泯灭，在这里，每一朵生命之花都绽放出她的最瑰丽的色彩，无论结局如何，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努力为自己的如戏人生写下了精彩的一笔。

（范小青，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

1 / 第一章

蝗虫大闹沂水县，瞎子乱语；
洋井蹦出癞蛤蟆，乾隆功绩。

3 / 第二章

石淑兰抛夫弃子与人私奔，
柳桃枝助师兄为报养育之恩。

23 / 第三章

石银锁花彩虹“上甘岭”情窦初开；
丈夫欲说端详，却原来是南柯梦一场。

39 / 第四章

“包拯”遇佳人心生邪念，
李大友救花玉荣“铡口”脱险。

55 / 第五章

兔子不吃窝边草，姐夫小姨瞎胡闹；
女儿躲藏瞒实情，母亲心知察秋毫。

77 / 第六章

柳桃枝做针线情深意长，
师兄为妹幸福充当红娘；
玄真道观一炷真香，
半山救下花家娇娘。



96 / 第七章

敌台猖獗反攻大陆，
李团副被带走疑是特务；
赠手表许素娥一片情真，
送皮鞋王新福一往情深。

114 / 第八章

诅咒针扎泄私愤，鸡汤虽美难暖心；
不白之冤得昭雪，皮鞋时髦两相悦。

127 / 第九章

日有所思，二梦相似惊煞人；
揣摩戏魂，忠奸好坏论古今。

143 / 第十章

姐姐病倒菜市口，
妹妹“大义”泯恩仇；
酒后干出荒唐事，
谎称自己夜梦游。

158 / 第十一章

男女屋内疑出鬼，
爬楼偷听摔断腿。

172 / 第十二章

“情敌”出心当媒婆，
就坡下驴歪正着。

185 / 第十三章

文艺汇演，“穆桂英”泪洒剧场；
怪事迭出，县剧团损兵折将。

198 / 第十四章

姐倒嗓，妹兴奋手脚颤抖，
为报复，坏女人痛下杀手；
为爱情，代人书写“申请书”，
求进步，入党做官走仕途。

215 / 第十五章

弥天大谎，李大友中计受辱；
夜半惊魂，“哑巴”怒斥花小荣。

233 / 第十六章

李大友推荐大徒弟，
王团长保举“准女婿”；
花小荣酒醉丧命，
许素娥遁入空门。

250 / 第十七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红卫兵绑走李大友。

263 / 第十八章

小叔子诬嫂泼脏水，
王团长遇陷遭了罪；
花玉荣跳楼换清白，
李大友侥幸被放回。

285 / 第十九章

军管主任爱“国粹”，
先唱“毒草”后谢罪；
怀疑妻子出了轨，
青天白日练“劈腿”。



303 / 第二十章

怀念道友，李大友痛哭失声；
神魂颠倒，石银锁偷看师妹洗澡。

326 / 第二十一章

导演意外怀孕，“半条腿”哑口无言；
半路遭遇鬼打墙，打鼓佬回家捉奸。

353 / 第二十二章

无事生非，师叔绑票小侄子；
月黑风高，妻子绝情救人质。

387 / 第二十三章

戏剧复苏，风生水起，
汇演在即，不容失利，
齿白唇红，戏中有戏，
石榴花开，小女谁的？

第一章

蝗虫大闹沂水县，瞎子乱语；
洋井蹦出癞蛤蟆，乾隆功绩。

公元一九四六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沂水的人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天。那日人们一睁开眼，铺天盖地的蚂蚱从天而降。天空挂着一轮明晃晃的太阳，鬼东西将日头都遮住了，一会儿功夫，麦穗的肚子就被掏空了。哪来那么多的蝗虫呢？有人说可能是小日本留下什么细菌生成的，有的说不对，小日本的细菌也不可能一夜之间生出那么多害虫啊！这几天不是连续刮的是西南风吗？许是德国鬼子过去在莫斯科制造的祸根。一些人便瞎骂胡嚼，蚂蚱能飞那么远吗！苏联离这儿多远你狗日的晓得吗？走着去怕是胡子都走白了也到不了呢！令人担心的是，是不是蚂蚱吃饱就走了呢？这是许多人最关心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了，不戴帽子都不能出门了呢！接着又出了一件怪事情，也是一夜时间，满地不知从哪里蹿出来那么多的青蛙，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将那些蚂蚱全都活吞了。青蛙生吞蚂蚱的过程没有人看见，反正一大早起来，那些蝗虫全没了。有人看见，说是那些青蛙是从北关那口洋井里蹦出来的。传出这话的是闹市口给人算命的黄半仙。这不是巴狗吃柳条纯属瞎编吗？黄半仙是个瞎子，难道他长了一双阴阳眼吗？没等人们整明白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黄半仙却在几天之后突然得了急症，不治身亡。据说黄半仙死后，胸脯上留下好多“洋字码”，全城一些释文解字的老先生来了一大群，都晃头捻须说的不认得。



沂水这一带一直缺水，不知古人怎么会给这个无水之城起了这个令人无可奈何的名字。只有一种解释，可能是在很早的时候，这儿水源充沛吧。所以这里种庄稼全是旱作物，小麦玉米打头阵，其余的是山芋高粱，还有豆子。后来，山芋成了主要口粮，岗地对于山芋特别钟情，一亩地都能生产几千斤。

这里的老百姓多少辈喝水都是件难事，老天爷恩赐的雨水，在汪塘里聚集，人们只好和鱼虾平分天下。汪塘枯了，就喝土井水，所以这里的男男女女，满嘴几乎全是狗屎牙，说话也是一口草根味。北关那口洋井就成了沂水城人们的救星。那口青砖砌的洋井，井壁青苔足足有二指厚，有年头了，一代一代都是这么传的，说那井是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打的。老县志上根本没有这么一说。乾隆来这儿干啥来了？这儿一没有古迹（西山有座玄真道观还是民国时期建的），二没有美景，人穷得连裤子都补着腚，他来这儿专门来喝井水应该是不可能吧！不过那口洋井，水清冽甘甜不说，深无底，从未干过，传说通了“龙脉”。即便大旱之年，土地都裂了二指宽大口子，那口井还是汩汩往上泛水。城里李、花两家戏园子一年到头全拉洋井水泡茶，说是洋井水，润肺利咽且不哑嗓子。所以，即便是去下乡唱戏，两家戏班也都专有人拉着水车跟着。

第二章

石淑兰抛夫弃子与人私奔，
柳桃枝助师兄为报养育之恩。

乡村的深秋，永远是寂静的，一副暮年的面孔。庄稼没了，土地一片肃杀景象；树叶散失了，谁都不会在光秃秃的树干上多留恋一眼；虫儿遁去了，想闹心也闹不起来了。只有夜晚一轮冷月似乎还有点景致，可有几人能有这种资产阶级的情调欣赏呢！

前几天街上的大喇叭已经宣传开了，说是红旗公社一只三十八斤重的山芋在北京得了头名状元，今晚请城里的李家戏班来演出《灵堂花烛》。天没有黑透，四面八方的群众扛着板凳，携家带口都往街东土台子那儿聚集，比赶庙会还热闹！

这是个无月之夜，戏台上的汽灯显得格外明亮。戏开场前，公社的干部还在大幕前作了很长的一段报告。当然是有关本公社“山芋”获奖的内容。下面早已是人潮浮动，不知谁在黑窟窿里说了一句，讲啥讲，纯粹是老妈妈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恰巧这句话说在了报告者喘息的空当，那个干部许是被山芋得状元的兴奋冲昏了头脑，也没有生气，反倒笑场了，说“不说了不说了，下面听戏”。走两步又退回来，手点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不过我告诉你们，这场戏来之不易，没有那只三十八斤重的山芋，你们想听戏，听个熊！

多少年之后，有人举报，那只去北京的山芋根本没有三十八斤，纯粹是瞎掰的。你不吹，别人吹，要不吹你就吃亏了！要不怎么讲，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呢！这是后话。

一阵紧锣密鼓响罢，小姐装扮的柳桃枝在台上走着圆场，唱道：

绣房里走出卢桂玲。

爹爹花甲庆高寿，

拜寿想见刘相公。

那一年姐丈家曾见刘郎面，好一个美少年俊俏书生。

大姐丈与公子吟诗作赋，

隔屏风喜听他才华出众。

……

幕布垂落，汽灯的亮度不在，看戏的人这才恋恋不舍离去。

这时，石银锁将一个半大男孩领到李大友面前。

“师傅，有人找你。”

男孩子衣衫单薄，身上背着补了补丁的口袋，也许是走了很长时间的，也许是受到身上口袋的压迫，在寒风中有些站立不稳。

李大友还没有来得及卸妆，他今晚垫戏扮演的是三花脸，男孩子未曾说话已经被班主的脸给弄笑了，露出了一排白白的牙齿。他只顾欣赏班主鼻梁上的图案，却将过来要说的正事忘得一干二净。

出于一种职业的习惯，李大友不由打量起这个男孩子来，见他是瘦长脸尖下巴，眉清目秀，两眼有神，脑门上透着灵气，心想，假如这孩子愿意学戏的话，演个小生一定是棵好苗子，但不知他嗓音怎么样？

李大友正胡思乱想，猛然想起了正事，问道：“小兄弟，你找我有何事？”

男孩子这才回过神来：“班主，请你救救我爹吧！”

李大友有些诧异：“你的父亲病了？”

男孩子点点头。

李大友更加一头雾水：“孩子，我既不懂医术，又不是郎中，我怎么救你的父亲呢？”

男孩子恍然大悟，急忙说道：“我爹是个瘫子，快要死了，他一生对戏痴迷，特别是你们李家戏班子演的戏，他最爱看。每年年底，即便是家中再困难，他也会揣上馍去城里戏园子听几天。可是自从他卧床之后，再没有机会听戏，现在听说你们戏班来公社演出，可惜他已经不能动弹了……我娘就想能在我爹闭眼前让他过一次戏瘾。”说着放下肩头的口袋，“我们家只有这半口袋的玉米，娘都让我给背来了，娘说希望你们戏班子能满足一下一个快要死的人的这个愿望。”

李大友眼睛里有些湿润了：“你叫什么名字？”

男孩子说：“我叫大牛，大号林永杰。”

“你的家住在哪里？”

大牛说：“离这十多里的林庄。”

李大友将那只粮食口袋放到孩子的肩上：“大牛，这戏我们接了，一定让你的父亲在这世上没有遗憾！”然后高声喊道，“桃枝，桃枝！”

刚刚卸了一半妆、脸上油彩还没有完全抹干净的柳桃枝，闻声跑了过来：“师哥，你叫我？”

李大友说道：“你去招呼演员，没卸妆的别卸了，将汽灯添上油，打足气，将戏箱搬上马车，去林庄演出。”

桃枝一愣：“去林庄演出？这是演的哪一出？”

李大友嫌女人啰唆，没好气地：“演哪一出？还演今晚这出戏，《灵堂花烛》！”接着招呼众人，“大家听着，抓紧收拾，提起精神，去林庄林大牛家，不，林永杰家唱戏！”

大车的轱辘声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萤火虫点亮了沉沉的黑



夜。夜鸟惊翅，倏的一声，不见了踪影。

汽灯将林家不大的院落里照得灯火通明，李大友招呼大徒弟韩学志以及二徒弟石银锁将裹着被子的林永杰的父亲从屋里抬了出来，琴师早已调好了弦，柳桃枝与沈金凤也站在一旁候场了。

武场一阵“急急风”过后，乐声起，丫鬟装扮的沈金凤“上台”，边走边唱道：

俺姑娘怜念姑爷家贫寒，

暗差我雪里送炭到菜园。

心急只觉走得慢，

气喘吁吁两腿酸。

……

林父提起精神，手指随着唱腔的板眼缓缓地打着节奏，听演员唱到高潮处，他的喉结不停地抖动起来，“啊啊”地叫着。事后家人回忆，他是想鼓足气跟着演员哼唱。只可惜他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力气了！

被吵醒的左邻右舍蹑手蹑脚地聚拢过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趴在林家的矮土墙上，一边不知所措地听着戏，一边窃窃私语。

灯光在林永杰父亲的脸上短暂停留，老人在满足的微笑中慢慢地合上了眼睛，两行浊泪被蜡黄的眼帘送上了双颊。

一直站在旁边的老妇人声嘶力竭地叫喊：“大牛他爹啊！……”

“急急风”再次响起，埋葬了院子里的一片低泣声。

柳桃枝穿好衣服打开院门，看见师哥李大友正蹲在门口吸烟。这时天还没有大亮，远处的小树林缠绵着一层薄雾，早起的鸟儿已经在树杈上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说着话儿。

柳桃枝说：“师哥起来啦？”说着将手中的厚褂子披在了李大

友的肩上。

李大友往地上磕着烟斗道：“天不早了，该喊他们起来练功了。”

柳桃枝下意识望了一眼东天：“我去喊。”

不多时，韩学志与沈金凤一前一后走过来，几乎同时喊道：“师傅师姨早！”

柳桃枝说：“你俩多穿件衣服，一早有些凉。”

韩学智说：“哎。”

沈金凤说：“跑一圈就暖和了！”

李大友站起身来：“早晨有雾，走道当心点儿。”

柳桃枝进了院子，李大友则向小树林那边走去。远处，不知谁家的驴扯着脖子叫了起来。太阳一出来，便将薄雾撵得无影无踪，小树林里不时传来男女“咦咦啊啊”的练嗓子声音。在树林之中的一片空地上，李大友手中握一支柳条站在那里看着一群孩子跑虎跳，不远处的柳桃枝将腿靠在树干上，嘴里反复练着唱腔。

一女孩子在跑虎跳时，露出了白白的肚皮，跟在后面的石银锁，猛然停下来，眼睛盯住女孩的肚皮发愣。李大友怒不可遏，举起手中的柳条对着石银锁身上狠狠地抽了过去。石银锁脸红了一下，好像知道了自己的过错，一声不吭地入了队列。柳桃枝不知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急急慌慌地走了过来。“师哥，怎么啦？”

李大友余怒未消：“混账的东西不学好！”说罢，拿起树杈上的衣服，怒气冲冲地走了。柳桃枝不知李大友生谁的气，目光在石银锁的背影上扫过，欲言又止。

小树林另一片空地上，韩学志手提一杆枪，沈金凤握着两把刀，两人正在那里练对打，瞧见李大友走过来，急忙收了势。

李大友说：“你们练你们的。”

韩学志发现师傅的脸色不对，不由问道：“师傅，谁惹你生